

齐东野语

王清平 著



I247.5/838+1

2009

王清平·著

千禧家庭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干部家庭 / 王清平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9.4
ISBN 978-7-5399-3167-8

I. 干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8061 号

- 书 名 干部家庭
著 者 王清平
责任编辑 于奎潮
文字编辑 张婧妤 顾文喆
责任校对 文 妤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8 × 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310 千
印 张 24.5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, 2009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167-8
定 价 29.00 元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- 一、女主席的从政世家梦 1
- 二、女局长的情感深处 13
- 三、姐妹花在官场绽放 32
- 四、性骚扰这一关 54
- 五、送礼绝对是一门艺术 66
- 六、找不准位置和无知哪个更可怕 77
- 七、年夜团圆饭 88
- 八、请美女县长接待客商 99
- 九、美女县长坠入爱河 115
- 十、女局长的“隐私”被丈夫发现 129
- 十一、轻意表态后果很严重 144
- 十二、惊心动魄的冷战 158
- 十三、贞操献给老板以后 172
- 十四、有了归宿不等于有了靠山 189

- 十五、姐姐比妹妹的高明之处 208
- 十六、死钱变活钱 221
- 十七、意外怀孕 238
- 十八、反目成仇 252
- 十九、夫人路线 267
- 二十、流油的自来水 282
- 二十一、男县长和女副县长互诉心曲 297
- 二十二、见死不救 313
- 二十三、官场出产爱情么？ 327
- 二十四、官商交锋，谁得胜？ 341
- 二十五、阴盛阳衰 359
- 二十六、就这样走向成熟 373

一、女主席的从政世家梦

接到市委组织部吴部长电话，陆爱侠估计，吴部长说有事商量，其实十有八九是动员她退休。

在运河市妇联主席位置上，陆爱侠一干十二年，伴了四任市委书记，五任市长。掐指算来，她算是市直机关资历最老的正处级干部。本来有几次机会可以再上一个台阶的，阴差阳错，都没赶上。有一次选拔女副市长，结果让当时省委派来的人挤下去了。最近一次机会不错，自上而下，妇联主席兼任政协副主席，虽没实权，但上个台阶，解决个职级，蛮好。这个机会对陆爱侠好像十拿八稳，非她莫属，但结果又让新任的统战部长给顶了去。陆爱侠接受不了，直接找到当时的市委书记那里。书记说，“党员政协副主席不缺额，只有一个民主人士的政协副主席位置，你是党员，我就没办法了。”官场上的事情非常微妙，眼睁睁是你的乌纱帽，眼一眨就戴在别人头上，一点也不稀奇。陆爱侠一向讲原则，既然按原则办的，那她也就无条件服从。女副市长没当成，陆爱侠没死心，因为年龄还在。政协副主席没当成，陆爱侠死心了。

算算多大年龄了，五十五了，该退休的年龄了，陆爱侠不死心又能怎样？年龄，在官场上太重要了。其实陆爱侠的年龄根本不是五十五。她老伴丁家旺从股长位置上退下来少说也有五年了。有人背地里就说，按规定，官场上女人比男人早退休五年，这样一算，一反一正，陆爱侠比丈夫小十五岁吗？有人怀疑她的年龄缩了水。年龄哪能缩水。缩水不折寿了吗？陆爱侠死不承认自己年龄缩水了。理由是，丁家旺退休，不代表她就退休。因为，她当初嫁给丁家旺时，丁家旺就从部队转业到乡里当民政助理，发现妻子对他不忠，离了婚，而她陆爱侠当时正好是村里的铁姑娘队长，小十几

岁,有什么不正常的? 非常正常。要不是看丁家旺吃着皇粮,她这朵鲜花怎么会插到丁家旺那泡牛粪上? 陆爱侠的解释弄得人家一头雾水。早年没听说丁家旺比她大那么多岁呀。说起来,陆爱侠没有年龄。因为她从来没过过生日。她哪来的生日呢? 从小像个假小子给人放牛割草,一路摸爬滚打,做梦也想不到今天当到市妇联主席。但你不能不说是陆爱侠脑子好使。小学念了三年,现在也是研究生学历了。年龄上,陆爱侠更是早熟。她比谁都知道年龄是个宝。从村妇联主任干到乡妇联主席一直农村户口,哪有档案? 做了乡妇联主任转成国家干部时才建立档案,那时的陆爱侠早知道年龄重要了……

市里上上下下也都知道陆爱侠没那么年轻。明摆着的,一个儿子两个闺女多大年龄暂且不说,她的孙子外孙都快上初中了,算算她多大结婚生了闺女儿子。一儿两女中,儿子雪清快四十了,看上去比他爸丁家旺还老相。陆爱侠对雪清气得咬牙,因为雪清扶不上墙。转干进了行政,十来年混到现在,只捞到在乡下当个副乡长。大闺女雪荣遗传了她的性格,虎虎生气,现在跟她几乎平起平坐,当着主持环保工作的副局长,只等着转正。只有小闺女雪梅没有从政,大学毕业没几年,已经是运河一中的学科带头人,但还是一张白纸,没成家,成为陆爱侠一块心病。不过,陆爱侠早有打算,自己退下来就退下来吧,历史规律,不可抗拒。但不能轻而易举退下去,得跟市委讲讲条件。陆爱侠提的条件就是,请市委看在她为妇女工作奉献大半生的份上,让小闺女雪梅改行从政。

这天,组织部吴部长第一次找陆爱侠谈话时,她就提出给小女儿雪梅改行的请求。吴部长不好表态,只表示可以向市委刘书记转达她的想法。市委书记刘万里也刚到运河市上任不久,可能还在摸情况,没来得及动人。陆爱侠向他汇报过两次工作,发现刘书记非常有魄力,而且极富人情味。坐在吴部长面前,陆爱侠就知道吴部长不可能完全满足她的要求。官场上混这么多年,谁说话当枪使,谁说话当屁放,她一清二楚。她这一级干部的

想法都是对书记市长说的，给组织部长说说，不过是履行一下程序而已，指望不上组织部长拍板定案。但是，吴部长一边翻看干部花名册一边跟她谈话，陆爱侠就意识到，这次谈话不单单是部长的意思，肯定更是刘书记的意思。先给她打个预防针，让她思想上有退的准备。理由非常简单，到了退休年龄了，自然着陆，没有借口不下。因此，陆爱侠也非常慎重，表达自己想为党为人民工作终生的愿望，对组织的安排表示服从，但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把小女雪梅改行从政。吴部长把她的想法记在本子上，就打起哈哈，说了一番恭维陆爱侠的话以后，看看手表，声称还有一个会议在等着。陆爱侠识相知趣，起身告辞。

回到家，陆爱侠就打电话给雪清雪荣，叫他们晚上回家吃饭，有事商量。平时陆爱侠十天八天见不到雪清雪荣，非常正常。儿女另门各过，有时几天都没个电话。一人头上一颗露水珠，一人一个家庭，哪家都有自己的小天地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，更有自己难念的经，早用不着她闲操心了。但是，陆爱侠就是放不下，哪家事情都想过问。大儿子雪清，本事不大，本来在一家化肥厂当工人，让她硬是搞成聘干，派到运阳县里做了副乡长。这一步已经非常艰难了，跨县区安排一个副乡长，职务虽然不高，但毕竟也要人情，更要履行组织程序。不是手眼通天、上下活络的陆爱侠，别人别想办到。本来陆爱侠还有打算，想把雪清一路运作到乡长、乡党委书记乃至副县长位置上的。可雪清狗皮上墙不像画，不给他妈争气，隔三岔五闹出点事情来。陆爱侠忙着给他擦屁股都擦不过来，哪好意思再向组织开口请求提拔他呀。雪清其实人品挺好，就有一条致命弱点——贪酒。喝酒不分好坏人，只认酒，有酒就是大爷。上了酒桌不喝得东倒西歪不罢休。有好多次到县里开会，县领导在台上讲话，雪清喝多了酒，就在下面嘟嘟啦啦，声音盖过县领导。县里上下都知道他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，自然不去理会他。但有两次雪清太过分了，居然从会场上站起来没大没小、不分场合地指着县领导说，“你说得不对，”惹得县领导咬牙切齿要处分他。幸亏陆爱

侠有头有脸地周旋，才免了他的处分。陆爱侠一听到雪清喝酒不干正经事，就咬牙切齿咒儿子，“早知你是个孬种，当初拖去喂狗就好了。”有一次，雪清到市里来开会，副乡长难得有机会参加市里会议，放在别人会荣幸死了，但雪清觉得无所谓。正好那天陆爱侠和儿子在一个会场开会，但雪清不知道。会议开到最后，一位市领导讲话。雪清又站起来满嘴胡言乱语。那位市领导停下讲话，眼睛直直地看着雪清，“哪个单位的？”会场一片安静。雪清醉眼朦胧，嘟嘟囔囔，指手画脚。陆爱侠离开自己座位，走过去扇了雪清两个耳光，“吃屎的东西，尿汁子又灌多了，还不给我闭嘴！”雪清抱着肿脸坐下哭了。这种人哪里还敢指望再提拔呢？连陆爱侠也对儿子灰心了，放在乡下熬着吧，大不了到一定年龄调进县城当个股长，括号副科，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。有人说雪清一点不像陆爱侠，也不像雪荣雪梅，更不像丁家旺，他性格耿直，为人仗义。雪清虽然不堪造就，但陆爱侠最疼的还是他，这是后话。

陆爱侠最看好的是雪荣。雪荣跟雪清一样，也没能念出书来，但雪荣与雪清不同。当初雪清念书调皮捣蛋，雪荣念书却非常用功。只是那时都在乡下中学念书，没一个像样的老师教他们。当时陆爱侠在乡里工作，随着职务不断提拔，拖家带口地转战南北。雪清雪荣也从这个中学转到那个中学，但都是在农村中学，教学水平有限。雪荣第一年参加高考，没考上。丁家旺和陆爱侠商量，给她找个工作，比如供销社营业员或粮管所保管员什么的。但雪荣坚决不同意。她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。于是，她进了县中的复习班，第二年高考又名落孙山。雪荣还不死心，再复读。第三年仍以几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。陆爱侠找雪荣谈，年龄一天天大了，没有那么多机会给你了，看样子不是念大学的料，咱先工作，边工作边上大学吧。雪荣闷睡了半个月，决定放弃高考，参加了当年的农村信用社招人考试。结果没费吹灰之力就进了信用社。此后，自学大专，自学本科，一路走来，一步不拉，稳稳当当，步步高升。从信贷员到信用社主任，转到财管所

长，从副乡长到乡长、副县长，前年，提拔为市环保局副局长，党组副书记，主持工作。上面没天，她一人当家。真正的事在人为，雪荣还年轻，工作有魄力有能力，想干事，能干事，会干事，干成事，而且品行又好，特别有事业心，在全市女干部中出类拔萃，数一数二。雪荣最让陆爱侠引以为骄傲。

但是，无论是雪清还是雪荣，这些年跟陆爱侠来往越来越少了。当然她知道孩子大了，各自都忙，理解他们吧。陆爱侠经常这么宽慰自己。但她静下来时会感到一阵阵伤感。小时候子女像她的卫星，整天围着她转。当初她求进步，顾不了孩子，常常甩下孩子不管，由丁家旺操心去。她感觉自己挺亏欠孩子们的，雪清今天这个熊样，她觉得自己有责任。雪清小时候吃亏太多。她光顾着战天斗地，斗地富反坏右，脏活累活抢着干，风风火火跟在革委会主任屁股后面转，哪顾得上雪清呀。从怀上雪清就没安生过，这个运动，那个活动，哪个运动她都是先进，哪个活动她都能挤进去当主角。有几次站在主席台上讲话，讲着讲着，胃里向上漾酸水，哇地一声就喷出去了，喷得前面开会人一头一脸的。但陆爱侠哪次都挺过来了，没影响一点工作，嘴一抹，继续又喊又叫。她感觉更对不起的就是雪荣。现在雪荣多懂事多有出息，可雪荣小时候跟小猫小狗一样，没得到妈妈多少母爱。那时陆爱侠当乡妇联主任，不久就转了副乡长，也就是刚转成国家干部，简直热情万丈，彻夜不睡都想做事。雪荣从小多灾多难，三天两头生病，瘦得跟小猫似的，脖子扛不住头似的东倒西歪，十天八天都见不着陆爱侠。偶尔见到妈妈，小雪荣抓住陆爱侠的衣襟不给走，或抱着陆爱侠的腿，嘴张得水瓢似的大哭，吵着闹着要跟妈妈走。陆爱侠有时狠心一脚就踢开小雪荣，毅然决然地踏上革命征途了。后来没想到雪荣出落得如此能干，令陆爱侠自豪，这实在是陆爱侠始料不及的。

三个孩子中就数雪梅最享福。随着时代发展，环境改变，特别是随着陆爱侠仕途生涯与时俱进地一天天进步，家里的生活条件彻底改变了。当生下雪梅时，陆爱侠就把一位亲戚请到家里做了保姆，雪梅没受一点委屈。

就这样，陆爱侠拖着丈夫和几个孩子从这个乡干到那个乡，从乡下干到县城，再到市里。陆爱侠一路走来，对官场充满着向往，充满着感激，充满着热情，更充满着期待。

可现在，陆爱侠对个人的仕途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了，真正的船到码头车到站了。但是，她对子女们从政依然充满着热情和期待。她甘为人梯，把一儿一女都托顶上去了，现在只余雪梅还没从政，是她一块心病。从组织部长那里回家，她要在家庭会上通报自己的想法。因为这个想法原先只埋在她自己心底，没给家里人包括丁家旺和雪梅透一点风声。她遇事不跟丁家旺商量，历来如此。别看丁家旺把她领进官场，但丁家旺没她适应快。丁家旺当过几年兵，结果一辈子没改掉当兵人的毛病，生活自理能力很强，人际关系却处理得很差。遇事直来直去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没一点软乎劲。陆爱侠可不一样，进了官场后，对上对下两副面孔，唯上是从。丁家旺看不惯，看不惯就靠边站。有什么事陆爱侠从不找他商量。他不仅不能为陆爱侠作主，而且不是泼冷水，就是拖后腿，死不进步的一个人！这样的男人也就只能当个摆设放在家里，装装门面而已。至于陆爱侠没把雪梅推上官场的想法告诉雪梅，那是因为她觉得这事由不得雪梅。别看雪梅大学本科毕业教高中，在社会大学里还只能算是个文盲。除了书本知识，她懂什么？但正因为她不懂什么，才要为她选择好人生之路。否则，等她明白过来，为时晚矣。

当晚，陆爱侠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先扫清障碍，把丁家旺赶出家门，“去，死出去打麻将去。”这么大事情陆爱侠都不想让丈夫知道，陆爱侠够独裁的。但丁家旺已到耳顺之年，整天光吃饭不问事，听了陆爱侠的命令，居然没动脑子，还很得意。哟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平时打麻将不是骂骂咧咧，就是拧耳朵踢屁股，要不就是不给上床，今天菩萨显灵，陆爱侠改正归邪，开恩劝他出去打麻将。丁家旺没有多想，居然抱拳叩首，叫了一声：“得令！”

匆匆赶到家吃晚饭的雪梅，嘴里还嚼着饭菜就要走人。陆爱侠挑起眼问，“哪去？”雪梅边换鞋边答，“上晚自习。”陆爱侠指着雪梅坐过的椅子命

令，“坐那儿，今晚不上晚自习。马上你哥你姐都回家，咱们开个家庭会。”雪梅脸有难色，“今晚轮上我值班，我没空开会。”陆爱侠说，“研究你的事，你不在场怎么行？你找谁替你一次，下次补给他。”雪梅奇怪，“我有什么事值得你们研究？”陆爱侠当一把手多年，重大决策不到最后一刻不会抛出来，为女儿改变命运的决定也不例外。“到时你就知道了。”雪梅是非常听话的人，立刻就把穿好的皮鞋换成拖鞋，掏出手机给同事打电话。

雪梅坐到自己的小屋里一边准备明天的教案，一边思考妈妈说的“事”，我会有什么事呢？雪梅估计妈妈关心的肯定是她的终身大事。妈妈不止一次唠叨过，二十六七岁了，有合适的男孩子谈吧。雪梅却一直不急不躁的，说不急也不确切。雪梅不愁不闷的，早过了豆蔻年华，对男女之事难道就没有自己想法？当然有。但她自己也奇怪，自己长得不差，有老师说她绝对是美女，可就是没有男孩子追她。大学里没有，难怪。她光顾着埋头念书，对谁都不理不睬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美人的样子。进了市中教书，居然也没有男孩子追求她。大学里同舍女生曾说：“你美得像件艺术品，让男孩子自惭形秽，不敢动念头，动念头就是对美的亵渎，谁敢对你下手！倒是咱们这些残次品，扔了打碎了也不可惜，男孩子蜂拥而至当然在情理之中了。”当时雪梅听了这话不理解，琢磨许久，发现有点荒唐。难道自己曲高和寡不合群？难道自己真的美到极致？难道自己只是一个大众情人？其实自己还是很有想法的女孩子，只是不说出来罢了。到了工作岗位上以后，雪梅依然没有男孩子追求，她开始反思查找自身原因，是不是太清高，太自闭，太专注于工作，没有人情味？她开始感到孤独、感到寂寞，但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却也并不着急。着急有什么用，这种事情是能凑合的吗？哥哥雪清的婚姻是妈做主撮合的，结果怎么样？听说当时嫂子王丽的爸爸当着财政局长，正得风得雨的，妈妈就托人上门求亲。亲是做成了，可大哥也成了窝囊废。还有大姐雪荣，这辈子幸福吗？似乎也谈不上。听说大姐在高考复习班时跟一个男生好上了，家里人都知道，就瞒着陆爱

侠。但后来妈妈知道了，把雪荣没考上大学归罪人家男生骚扰，尽管那个男生当年就考上了大学，但用妈妈的话说，乡下人就是乡下人，穿上龙袍也是乡下人。将来雪荣嫁过去，他还是脱不掉乡下人的坯子，经受不住乡下人来来往往的纠缠。“咱们是乡下人，好不容易跳出农门，把你变成城里第一代居民，你再回去变成第一代进城的农民，不行。”活活掐掉姐姐刚刚萌动的爱情之花。姐姐痛不欲生。不久，妈妈与建设局陈局长对口结亲，硬把陈利民和姐姐捏合到一起。雪梅记得清楚，姐姐从结婚第二天就开始跟陈利民吵架，有时还大打出手。尽管姐姐寸步不让，大多数时候占据上风，而且随着姐姐步步高升，陈利民有时服软服输了，但姐姐的日子过得很难说顺心顺意。一个家庭，没有民主，父母太强势，势必毁灭儿女的幸福。陆爱侠却不这么认为，她始终认为自己是在为儿女们谋求幸福。她必须把自己强烈的政治欲望强加给儿女们，让他们品尝人上人的快乐和幸福。雪梅想起妈妈一手炮制下的姐弟婚姻就不寒而栗。她下定决心不会在个人终身大事上听妈妈半句，哪怕一辈子单身。雪梅套上耳麦，听起MP3。

陆爱侠的家庭会在多数缺席的情况下就开始了。

当雪荣从一场应酬中脱身，气喘吁吁回到家里，陆爱侠知道雪荣时间宝贵，没等雪荣回家，也没喊雪梅出来，就拉着雪荣坐到沙发上商量起来。在陆爱侠心目中，自己的心事只有雪荣理解，别人的意见都不值得参考。她把雪荣当作官场情投意合的知己。雪荣手里攥着手机，开始看时间。她总是什么时候都把手机攥在手里，而且手机一直打在振动上，一有电话，没听到任何响声，她的大嗓门就吼起来。坐到妈妈身边，她还没走出环保局副局长的角色，像听部下汇报工作一样，不住看手机上的时间。这对陆爱侠是个威胁。虽然陆爱侠也是领导，也有手机，也有处理不完的事情，但陆爱侠就比雪荣从容，手机一直放在包里，听到响声再接不迟。即使错过几个电话，她也觉得天没塌下来，地球照样旋转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也许是外界知道她面临退休，打她手机的人越来越少，有时一天接不到一个。不是

她主动找人，几乎没人主动找她。雪荣就不同，雪荣如日中天，蒸蒸日上，整天忙得跟奔跑的兔子似的，哪有工夫和人叙家长里短。有事说事，没事各做各的，说死就闭眼，没什么好商量的。现在坐到妈妈身边，雪荣还火烧火燎地说，“妈，什么事，快说？”陆爱侠听了脸一沉，不乐意了。但马上又心疼起雪荣来，“别这么着急上火的，事情哪是你一个人做完的，哪是一天做完的，要注意身体。”雪荣心里烦，刚想跟妈着急，催她快说，手机颤抖了。她站起来走向阳台，大声责备打手机的人，“你跟我别玩七十二个唧地当，照我说的去办，砍头我去顶着。”雪荣雷厉风行的作风，陆爱侠听了高兴。等雪荣再次坐下，陆爱侠直截了当告诉女儿，“今年要退休了，今天组织部吴部长找我吹了风，让我有个思想准备。同时问我对组织还有什么要求。你想想看，我该向组织提点什么要求？”

雪荣早风闻妈妈瞒年龄的事，她也盼着妈妈早点退休，不然，一家母女出入市直机关，说句公道话，知道的，说是这家母女有本事。歪门邪道歪心眼的人说起来那就难听了。雪荣不是没听说过。有个老干部曾在酒桌上挑起一筷子豆芽炒粉丝的菜对雪荣说，“你妈就像这个。”什么意思？雪荣很长时间才琢磨出来，那道菜叫“勾勾搭搭”。想起那个老干部，雪荣就恶心。但也说明陆爱侠在干部中的口碑不好。要是早点退出市里的政治舞台，也就不会有人风言风语了。因此，陆爱侠说到退休，雪荣一点没感到意外。但是，究竟妈该对组织提什么要求，雪荣还真没想过。“是不是想让把雪清调进城？”她顺口一说。

陆爱侠一听她的猜测，脸板起来，“他的事我懒得问，她王家不是有本事吗，让他找王家去。”陆爱侠话里有话，王家在运河市也是个大户人家。虽说王丽爸爸比陆爱侠早几年就从财政局长位置上退下来了，但他的儿子王启明现在在运阳县当着县长呢。雪清调动不动调，找县长还不是一句话吗，何必非找丁家人的麻烦不可呢？不是成心别丁家人马腿，出陆爱侠的洋相吗？雪清既是雪荣的哥哥，那更是王启明的姑爷啊。他说话顶得上

别人跑断腿的，多抄近呀。陆爱侠更闹心的还是紧张的婆媳关系。王丽嫁到丁家，陆爱侠驴屎蛋蛋外面光，家里却让王丽搅和得鸡飞狗跳的。王丽曾指着陆爱侠鼻子骂她，“老骚货，你以为你多有本事的，全市哪个不知道你那乌纱帽是脱裤换的。”再往下就是更挑不上筷子的话了曾气得陆爱侠喝药自杀。自杀不成，撮弄雪清离婚。雪清不离，她骂雪清孬种。雪清回她，“不都是你自找的吗？”陆爱侠无话可说，直抽自己耳光。最近几年婆媳井水不犯河水了。但提到王丽，她还是又恨又怵。见雪荣的话不靠谱，陆爱侠便直奔主题，用商量的口吻问：“我想把雪梅改行从政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雪荣直直看着妈妈，许久没说出话来。陆爱侠催她，“快说你是什么态度。”雪荣笑了笑，“妈，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我一直感觉雪梅的性格适合当教师，叫她改行从政有点赶鸭子上架，难为她了。”陆爱侠不悦地说，“你的意思有人生来就是当官的料，雪梅生来就不是当官的料，是吗？你想想，哪个从妈肚子里爬出来就能当官的，不都是后来锻炼的吗！我，你，不都干得很好吗！”雪荣打断妈的话，“理是这个理，但事实上就是有差距，各人悟性不一样，不能不承认。雪梅要是从政，有她哭的日子。”陆爱侠也轻松地笑了，“女人从政，哪个没哭过鼻子。想当初我当副乡长时读稿子还不如不要稿子讲话利索，人家到现在还传我的笑话，把‘背道而驰’读成‘背道而马也’。生你的时候，书记逼着我带队上河工，我把你丢在家里就去了。我这人就是这个脾气，冻死迎风站。大冬天啊，冻得浑身冰棍一样。奶水涨得呼呼往外淌，棉袄都湿透了。风一吹，你想那是什么滋味。我真的受不了了，跑到指挥部里哭呀。哭有什么用？全乡河工等你去检查，工地上打架纠纷等你处理。结果怎么着，扛了个全县先进回来。我这意思是说，工作中有困难，说不定是前所未有的困难，就是摆在男人面前，男人都会憋得直哭，何况咱们女人。既然当官，谁没难为得哭过。领导训人，下刀子一样，哪个留下一点情面给你，你要是撑不住，哭一两次，可以。哭多了，领导就不拿你当事了。是不是这个理？哭，不可怕，哭，就是锻炼。人就是在难为中成长的，是

不是啊？”陆爱侠滔滔不绝地说着，有情有理，以为能打动女儿，但雪荣埋头发着信息。妈妈推她一下。她一激灵说，“是啊是啊。”又自顾发信息。陆爱侠急了，“找你来商量事的，你老心不在焉，到底同不同意雪梅从政。”雪荣发完信息回过神来说，“妈，我觉得这事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事。首先要征求雪梅的意见，看她同意不同意。其次就是她同意了，市里能不能开这个口子。”陆爱侠轻轻点头，“有道理。雪梅这头没问题，这孩子叫干什么干什么。至于市里能不能答应我的要求，我想刘书记不会抹我这个面子的。”雪荣一拍大腿站起来，“那就好。那就听听妹妹的意见吧。咦，雪梅上晚自习去了？”陆爱侠指指雪梅的房间，做个鬼脸。雪荣会意，悄悄过去拧开雪梅的房门。

雪梅正面朝窗口听音乐，听到动静，转身看到姐姐已经站在她身后了。摘下耳麦，抱住雪荣，“姐，好久没看到你，想死我了。”雪荣拍拍妹妹的背说，“光想姐姐，没想白马王子？”雪梅攥起拳头擂着姐姐，“哪个男孩子要你妹妹，这么丑。”雪荣说，“谁要说我妹妹丑，那天下就没有美女了。明星们化妆了才好看，我妹妹不化妆都好看。”雪梅脸红了，离开姐姐的怀抱说，“妈找你来商量什么事？”雪荣开玩笑说，“让我给你找个婆家嫁了。”雪梅急了，“啊，真的？我不要你们操心，一辈子嫁不出去都不要妈操心。”雪荣看着妹妹急得眼泪都快出来的样子，捂着肚子笑，“骗你玩的。你打一辈子光棍我才不管你呢，哪个管哪个将来是罪人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。走，妈对你有个想法。”

没听到什么动静，雪清居然也回来了。一看醉眼朦胧地就知道，猫尿又灌多了。坐在单人沙发上，头像熟透的柿子耷在肩膀上，眼睛斜看着电视，一声不吭。陆爱侠正坐在中间的三人沙发上，也一声不吭。雪荣叫了一声哥，有叫没应。

雪梅却连一声哥都没叫。

雪清尽给这家添堵，没一个爱见他。但雪荣理解哥，哥有哥的难处。处在那样的家庭，哥能抬得起头吗？王丽那么胡搅蛮缠，就是一块钢，这么多年也给磨成绕指柔了。但雪梅不能理解，更不能原谅哥。她认为王丽几

次找上门来污辱妈妈，跟妈闹翻，都是哥没本事。要是哥把王丽往死里打，打得她皮开肉绽的，保证她不敢歪鼻斜眼地对着妈了。因此，雪清不来还好，一来，家里气氛顿时紧张。本来欢天喜地姐妹俩勾肩搭背从屋里出来，一看到雪清坐在那儿，一下子分开了。

她们对雪清有意见，雪清一肚子数，接到妈电话后他就没打算来。跟着乡里书记乡长到市里来接待客商，喝完酒正好路过这儿，想起妈说有事商量，再晚还是上来看。就这，说不定让王丽知道了，又会闹得他一夜不能睡觉。他屁股下面冒针尖似的坐不住，打算坐一会就走。至于妈要商量什么事，他根本无心过问。

现在，陆爱侠的家庭成员除丁家旺全部到齐了，应当开会了。但是陆爱侠居然没话说了。两个女儿分坐在她的两边，把一个三人沙发挤得满满当当的。雪荣冲妈挤眼，意思是：说呀。陆爱侠似乎显得心灰意冷：“还是你告诉他们吧。”雪荣当仁不让说，“哥，雪梅，妈今年就要退休了。退休前妈有个愿望，想把雪梅从学校里拔出来从政，你们同意不？”

雪清腾地站起来，“就这事啊，我不同意。”说完转身就走，夺门而出，砰，门摔得全楼瑟瑟发抖。

陆爱侠也突然站起来，跑到窗口，冲楼下说，“有种你再也别进这个家门！”楼下没有回音。回到沙发上，陆爱侠气得浑身发抖，“给脸不要脸，以为真的要听他的意见，不过是给你个面子，当多大事似的，早知是这么个孬种，当初扔了喂狗！”陆爱侠越说越气，脸憋得通红。雪荣雪梅板着脸坐着，大气不出。眼睛全看着电视，但电视里播的什么内容，一点没进脑子。

雪荣的手机又振动了。她看了看来电显示，掐了不接。但马上站起来，“雪梅，妈为你今后好的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我走了，我一身事情，心急得筛斗大。你别再惹妈生气了，啊，雪梅？”

雪梅没回答姐姐，陆爱侠抢着封住雪梅的嘴，“这事谁反对也没用，就我说了算。”